

## 遥望北京城，心中无限情

遥望北京城，  
心中无限情。  
山高水长路途远，  
贺兰山麓寄红心，  
北京呀，  
我一天几回回思念您……

遥望北京城，  
心中无限情。  
耳闻进军号角声，  
山山水水齐响应，  
举国上下都沸腾，  
革命的步伐永不停。  
人民的革命意气呵，  
和岁月一齐增。

遥望北京城，  
心中无限情。

革命时代风雷激，  
建设年月火热情。  
松柏长春历风雨，  
北京呵，手把红旗高高擎；  
车马奔腾传喜讯，  
北京呵，漫天捷报飞向您——  
荒滩敞开胸喷石油，  
公社弦歌唱丰收。  
北京呵，领着祖国，  
步步上高楼。

遥望北京城，  
心中无限情。  
山高水长佳音来，  
我听见北京的礼炮声，  
我看到毛主席登上天安门。  
他放眼望遍全世界——  
千里斗争燃烈火，  
万里革命起风云……  
伟大的领袖呵，  
您看得多远，想得多深！

遥望北京城，

心中无限情。

天安门前人似海，

鲜花旗帜放光彩。

举起鲜花万万朵，

七亿人民表心怀；

颂歌唱彻新天地，

欢呼“万岁，毛主席！”

毛主席挥手微笑，

欢乐呀，在彩色海洋中起浪潮。

遥望北京城，

心中无限情。

跨过塞上的山和水，

齐步走向天安门。

天安门是真理门，

走过来千千万万革命人。

天安门是凯旋门，

天安门上太阳升，

照耀着辉煌壮丽的新前程。

一九六四年九月

## 庄 严 的 誓 词

电波传来了最沉痛的消息，  
似天崩地陷，如晴空霹雳。  
贺兰和六盘同时低头默哀，  
清水河与黄河一起呜咽哭泣。

大地披上黑纱，长空鸣响汽笛，  
哀悼我们无限崇敬的毛主席！  
谁能想象呵，您的心脏会停止跳动。  
怎能相信呵，您和我们永远别离。

怎能忘五十五年雷电风云，  
您为祖国创造社会主义崭新世纪；  
怎能忘建设新中国的峥嵘岁月，  
您为神州千层大厦培土奠基。

发展马列主义，您搏风击雨，  
关怀世界革命，您献出精力，  
给大众谋幸福，您日夜操劳，

为人类求解放，您披荆斩棘……

用世界上所有最瑰丽的词句，  
哪能描绘尽您不朽的丰功伟绩；  
纵然倾诉千言万语，万语千言，  
也难说尽我们无限的哀思。

看到您坚毅、安详的遗容，  
多象是通宵工作后的小憩；  
重读您元旦发表的雄伟诗词，  
仿佛您正在指挥新的战役。

敬爱的毛主席，谁说您已与世长辞，  
您正率领我们奔向共产主义；  
您的卷卷雄文和日月同光，  
您的煌煌业绩与天地相齐。

巍巍井冈耸立您栽植的青松，  
茫茫雪山印着您光荣的足迹；  
滔滔延河映照您魁伟的身影，  
天安门前飘扬您升起的红旗……

在您的遗像前我默默地肃立，

怎能禁住泉涌的眼泪，如潮的思绪！  
呵，一个庄严思念从我胸中升起，  
悲痛、哀思一齐化作铮铮誓词——

我们永远沿着您开辟的航道，  
开革命运艘乘风破浪向前飞驶；  
我们坚持按您指明的灿烂前途，  
高擎四个现代化的鲜红战旗。

您在重霄一定时时把人间俯视，  
看您的遗愿一天天成为宏伟现实；  
您的思想将继续谱写曲曲凯歌，  
未来史章定和您描绘的一样壮丽。

一九七六年九月

## 瞻仰《周恩来同志纪念展览》

### 壮丽的诗篇

在展览中，有一首周总理一九二三年三月写的诗。

多少人在这里静静地伫立，  
灼热的手紧握着颤动的笔，  
在心灵的纸上记下慷慨悲歌——  
一个伟人写下的动人诗句。

诗的标题是《生别死离》，  
艺术的形象啊，蕴含深刻哲理：  
“努力为生，还要努力为死”，  
——多鲜明的辩证唯物主义。

这是对牺牲的战友沉痛悼念，  
这是对活着的勇士热情激励。  
它的作者从未以诗人著称，  
他的一生呵，却是一部壮丽的诗。

这首诗只是壮丽长诗的一曲，  
一曲中却能感受到崇高的含义；  
这首诗不过是大海的一滴，  
一滴水中却能看到海洋的无际。

诗的作者参透了生死，  
写《生别死离》的人永远不死。  
作者是一位真正伟大的诗人，  
导师命题，他写出辉煌的史诗。

史诗还将谱写更灿烂的篇章，  
诗人呵，含笑看后人超越自己。  
莫道人们只在诗前沉默地站着，  
离去就把继续长征的狂飚掀起！

### 在周总理的办公室前

走到这里谁都把脚步放轻，放轻，  
虔敬的感情呵，却重过千钧万钧。  
屏住呼吸莫打扰总理的工作，  
呵，为什么办公室里空无一人？

公文纸和铅笔还放在桌上，  
分明是刚刚把蓝图绘成；  
总理呵，也许正带着远景规划，  
去向毛主席汇报请他批准。

会议桌前的椅子还未收拢，  
是和部长们把五年计划讨论？  
莫不是方才把客人送走，  
总理呵，在西花厅前散步俄顷？

办公桌旁那张朴素的沙发呵，  
倾注着领袖对战友的似海深情；①  
桌上四本红色的《毛泽东选集》，  
凝聚着总理对导师的无限崇敬。

台灯喷撒出柔和的银辉，  
它曾映照着一个不倦的身影；  
多少次呵，它燃红了西天晚霞，  
多少次呵，它溶进了金色黎明……

这里的一切陈设都十分普通，  
它的主人却是一座巍峨的山峰；  
这里的一切用具都已经陈旧，

它主人的光辉形象却终古常新。

这间办公室呵，看来很小很小，  
简易、质朴如同主人的高风，  
在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大地上，  
这样的房间多得象天上星星。

这间办公室实在是很大很大，  
广阔得象主人海洋般的胸襟，  
它是日理万机的宏伟厅堂，  
它装下了五洲四海的风云。

走到这里，谁都不愿离去，  
多想聆听和看见总理的音容。  
展览会的同志很理解群众心意，  
在办公室前设下了排排长凳。

此刻，总理正由机场返回，  
出国访问归来，带着鲜花和友情。  
静候吧，总理就要来这里办公，  
我们马上就能见到他亲切的笑容……

一九七八年二月

① 总理的办公室中没有沙发，伟大领袖和导师毛主席把自己的  
一张沙发送给了总理。

## 在革命文物陈列室里

### 方 桌

一张褐色方桌倔强地站着，  
就象六盘山人民一样刚劲。  
那斑驳漆痕和深深的裂纹呵，  
蕴藏着时代云霞，岁月风尘……

在一个天高云淡的秋天早晨，  
毛主席和周总理呵，率领着红军，  
走过来了，踏着公易镇的山路，  
红太阳呵，第一次照亮宁夏山村。

欢乐的村庄呀，顿时沸腾，  
雀跃的人群中响起锣声鼓音。  
于是，乡亲们摆上这张方桌，  
碗碗茶水呵，盛着似海情深。

也许，毛主席就坐在这张桌旁，

喝着罐罐茶，向乡亲指点风云；  
呵，周总理就坐在毛主席身边，  
谈笑风生，和乡亲们相互慰问。

也许，光辉词章《清平乐·六盘山》  
构思就在这张桌边初酝；  
也许，那白发苍苍的大娘，  
就在这桌前送子参军……

几度春秋呵，大地繁花似锦，  
清晰的记忆仍印在乡亲的心，  
仿佛毛主席、周总理又回到桌边，  
和社员畅谈着抓纲治国的喜讯。

不！毛主席、周总理此刻正在北京，  
两位伟大战友并肩走上天安门，  
他们高兴地笑看着华主席呵，  
领导咱继续长征掌定乾坤！

一九七七年八月

## 红 色 大 印

陈列品中，有一枚一九三六年我党领导下成立的陕甘宁省豫海县回民自治政府的公章。这个政府是我国历史上第一个民族区域自治政府。

这是一枚历史的印章，  
鲜艳的颜色如同红旗一样。  
它是回族奴隶的血与火铸成，  
粗壮的大手把它执掌。

它中间的五角红星呵，  
象北斗星在回民心上闪光；  
那交叉着的铁锤和镰刀呵，  
显示着工农联盟的坚强。

举起它，一支燃烧的火炬，  
把穷苦回民的眼睛照亮；  
盖下去，印上张张文件，  
将少数民族的权利保障。

这历史上最早的民族自治政府呵，  
是今天民族自治区的第一线曙光。

毛主席领导各民族从苦海中解放，  
华主席指引她们向现代化飞翔！

一九七八年六月二十三日

## 木 枕

一九三五年秋，六盘山区的一位回族乡亲，把自己仅有的一个木枕让给长征路过的红军战士休息。

别看这是一方简陋的木枕，  
它上面系着回族乡亲的心，  
除此以外，他也许再无长物，  
却慨然地献给自己的亲人。

为了凯旋的战士能安然入睡，  
为了长征的红军明天继续前进。  
土炕呵，燃烧着乡亲的情意，  
木枕呵，知道战士的感动多深！

这上面印着乡亲的斑斑汗迹，  
这上面留着战士的甜梦和体温。  
小小木枕呵，是一个历史见证——  
国民和子弟兵从来就鱼水难分！

一九七八年五月二十五日

## 斯诺的足印

一九三六年八月，美国友人斯诺访问了驻在宁夏同心县豫旺堡的红一方面军司令部。

### 珍贵的墙报

在山塬起伏的豫旺南峁，  
曾有一篇十分珍贵的墙报。  
它录下亲密朋友的动人声音——  
《美记者演说词摘要》。

炽烈的感情在字里行间燃烧，  
诚挚的心呵，在墙报上跳跃。  
读着它，我象也亲历那战争年月，  
看到演说人在联欢会上的风貌。

他预祝三个方面军胜利会师，  
他祝愿革命前程灿烂美好；  
他带来美国劳动群众的致意，

他把红星的光辉溶进报道。

台上，他英姿勃勃激昂慷慨，  
台下，热烈掌声溢出多少友好。  
看，他讲完话又来到人群中间，  
和战士、村民一起低声谈笑。

是谁把演说词抄在了墙上？  
感谢呵，留下这稀有的史料，  
每个字都是一朵不谢的鲜花，  
记者激情培育，战士彩墨灌浇。

更感谢文物工作者将它拍照，  
墙上的花呵，才能永远娇娆。  
它的播种开花的历史证明：  
中美人民友谊的诗章开篇很早！

## 友 谊 之 泉

这里没有美丽的湖山，  
红星却照亮年轻记者的眼帘；  
这里没有美味欢迎异国朋友，  
山野却捧出清澈的流泉。

泉水呵，多么芬芳洁净，  
洗却记者千里风尘、一身困倦。  
灌上一壶吧，让他跨着骏马，  
去把红军战士、回族同胞访遍。

清泉的源头有一个多好的地名，  
莫非命名的古人会作预言，  
红城子呵，住着红星、红军，  
汇成解放区的红霞满天。

如今，记者虽在未名湖畔安眠，  
红城子的泉水却长流不断，  
泉水流出红军和回民的深情，  
它是中美人民的友谊之泉。

一九七八年十二月三十日